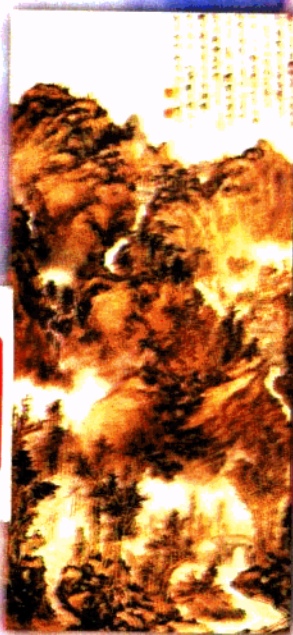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

王克俭 主编

80

鲁迅小说选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本丛书编委会

主 编:王克俭

副 主 编:邓先明

编写人员: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
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
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

策 划: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目 录

鲁迅小传·····	(1)
狂人日记·····	(8)
孔乙己·····	(21)
一件小事·····	(27)
风波·····	(30)
故乡·····	(39)
阿Q正传·····	(50)
社戏·····	(96)
鲁迅小说赏析·····	(107)

鲁迅小传

鲁迅（1881～1936）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鲁迅本名周樟寿，字豫才。周树人是他南京读书时取的名字，鲁迅是他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撰稿时开始使用的一个笔名。

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衰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是清朝的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父亲是个秀才，在家赋闲。母亲是农家妇女出身，靠自修达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的的能力。

鲁迅七岁从叔祖父读私塾，12岁进三味书屋读书。他学习勤奋，不满足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的经典，喜欢涉猎一些野史笔

记，对民间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对中国古籍的广泛涉猎，对古先贤的景慕之忧，对民间文艺的深切爱好，这三者对后来鲁迅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

鲁迅 13 岁时，祖父因科场案入狱，父亲又长期卧病，家庭的重大变故使周家很快衰落下来。此时，鲁迅经常入当铺药铺之间，备受亲邻的白眼。他后来感慨地回忆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道的中落，不幸的遭遇，世态的炎凉，使少年鲁迅对冷酷的封建社会和可憎恶的本阶级有了深切的感受。同时，由于外婆家在农村，使他有了接触农村、接近农民的机会，并和农家孩子结成了真诚的友谊，同情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遭遇。

1898 年，鲁迅到南京求学。先入洋务派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入矿务铁路学堂。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影响很大。从此，他便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观察社会的思想武器。

因学习成绩优异，1902 年春鲁迅被派往日本留学。在东京学习日文期间，他赶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投入到汹涌澎湃的反清的民主革命洪流中去。1903 年他在剪掉辫子照相的背面题定了一首《自题小像》的小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表示了他立誓以身许国的决心。

1904年9月，鲁迅进仙台医专学医。他预备毕业回来，能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战争时便去当军医，同时又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开始是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在一次课间放映时事幻灯片，据说有个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给俄军当侦探，被日军捕获要杀头了，而围观的却是一群中国人，竟无动于衷地“赏鉴这示众的盛举”，在日本学生高呼“万岁”的欢呼声中，鲁迅痛切地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于是他便中止了学医。他认为拯救中国，必须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从此，鲁迅抱着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动机弃医从文了。

1906年，他回到东京，拟创办刊物《新生》，因人力物力限制而未能如愿。随后翻译外国小说，后收入1909年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中。同时，他在留学生主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长篇论文，充分体现了他早期的个性主义和进化论的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这些主张“掇物质”、“张灵明”、“任个人”、“排众数”，意在反对资本主义物质弊害的戕害，不满于守旧群众是习惯势力的限制，提倡思想。他的主张显然是以个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的，但同时也有朴素的辩证法和历史主义观点的因素在内。

1909年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领学生上街演讲，欢迎辛亥革命。1912年南京政

府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在教育部任职，继而迁到北京，担任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后升任金事。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鲁迅目睹了“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丑剧，感到十分失望，陷于孤独苦闷中。从1912年到1917年，他在沉思和苦闷中，公余不断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整理校勘古籍，认真研究历史，深刻地思索着中国前进的道路。

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鲁迅深感这封建的“铁屋子”不是不可能摧毁的了。1918年，他和李大钊等人一起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在五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了他愤怒的呐喊。他自觉地遵奉当时革命前驱者的将令，像暴风雨中的海燕，满怀战斗激情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小说和独树一帜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向着封建吃人的旧礼教、旧道德、旧传统、军阀统治、国粹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愚昧落后的现象猛烈开火。他的小说和杂文，一发而不可收，其威力猛烈，所向无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使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旗手和主将。

1920年秋，鲁迅开始在北大、北师大、女师大兼课，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热情指导学生，组织文学团体，先后成立“语丝社”，创办《语丝》周刊。不久又创办《莽原》周刊，成立“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和《乌合丛书》，为文学青年开辟创作和翻译的园地，努力培育“新的生力军”。1925年他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屠杀爱国学生和“三·一八”惨案，鲁迅义愤填膺，写下了一系列抗议和揭露的战斗性极强的杂

文。由于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鲁迅1926年8月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经党提名应邀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四月，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积极营救被捕进步学生，未获成功。他愤然辞去中大的一切职务，于同年十月离开广州到达上海。

从1918到1927年，鲁迅创作了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还写下了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此外还翻译了许多外国名著和一些著名的理论著作。在新文化战线上，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勇猛地反帝反封建，反对资产阶级右翼，表现了他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这时，他还没有完全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上还存留着进化论和个性主义的影响。在“五四”高潮过后，孤独寂寞的情绪仍不时侵袭着他，但他一面勇敢地探索前进的道路，一面坚持战斗，并且严格地解剖自己，在求索中继续前进。

1928年，在和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促使了他更多地阅读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使他思想更加成熟，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共产党人不但给他以影响和帮助，使他逐渐认识到“惟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他先后参加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抗战同盟。特别是他参与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伟大旗手和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和帝国主义的暴行，他多次和进步文化界发表宣言，提

出抗议。1931年2月反动当局残杀柔石、殷夫等五位革命作家，鲁迅悲愤到极点，随后写下有名的诗篇：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1933年五月，他亲自与宋庆龄等人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焚烧进步书刊、迫害进步作家的暴行。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他，威胁他，禁止他的书籍出版，删削他的文章，但他毫不屈服，坚持斗争。这一时期，他先后参与编辑了《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刊物，并领导了新兴的木刻运动。他除了继续创作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之外，变换了100多个笔名，冲破了反动当局的重重检查，先后写下了九本杂文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后期热爱党，热爱革命。1932年陈赓将军来沪养伤和鲁迅有过亲切的会见。瞿秋白一度在他家避难，曾以鲁迅的名义先后写过12篇杂文发表。秋白同志牺牲后，鲁迅编辑了两册《海上题林》自费出版。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鲁迅致电祝贺：“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立刻表示拥护和响应。当托派写信挑拨他和党的关系时，他立即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公开声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

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表达了他对党的政策的无限崇敬与信赖。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在上海逝世。中共中央发唁电，称鲁迅是“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之亲爱战友”。毛泽东对他的一生作了最崇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

狂人日记^①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②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③，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

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

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现，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④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⑤；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⑥。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①的，眼光和样了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八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该早已懂得，……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糊糊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